



北極風情畫

無名氏著

無名叢刊第一種

無名氏著

北極風情畫

無名書屋主編
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刊行

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夏季，我因為患劇烈的腦疲症，遵照醫生勸告，由河南前線回到後方西安靜養。由於市塵喧囂，友朋酬應過繁，思想始終不能安靜，腦疲竟一天比一天更利害起來。有時只要稍為多看一點書，就會在椅子上昏暈過去，可怕極了！最後，我終於發了一個大願心：到華山去休養一個時期再說！

這一年秋天，我到了華山，住在五千仞上落雁峯的白帝廟裏。兩個月過去了，腦病竟漸告痊愈。這時本該下山了，我却留戀不捨，拿不起決心來離開我的許多好朋友們：這些奇麗可愛的山峯。

我說這些山峯是我的好朋友，一點也不誇張。誰只要到過華山，他就別想忘記那些古怪得迷人的山姿巒影。牠們好像一些活蹦活跳的美麗小獸，永遠潛藏在你的心靈最深處，你無論如何也趕不跑！在華山的兩個月中，我沒有一個朋友，却又有成千成萬的朋友：牠們就是山，樹，草，石，鳥，太陽。在這個時期，我不再是「社會人」，而是「自然人」，像五十萬年前我們的祖先「北京人」似地。

這兩個月中，我把生活調理得盡可能的詩化。每天早晨，我和太陽比賽誰起得早，這

個錦標，不用說，常是屬於我。每天，迎着薄寒，我一口氣跑到朝陽臺看日出，看那又大又紅又圓的太陽甯靜的昇出來，像一座燦爛的神。對着太陽，我張臂狂嘯三聲，或是背誦兩首華特曼禮讚太陽的詩，接着就跑到泉水邊洗臉。我的早餐經常是在松樹下面用，當我吃饅頭時，樹上松鼠也唧唧噥噥着嚼松子，百鳥則在歌唱。有時我投一把饅頭屑在地上，許多麻雀全飛下來啄食，牠們的聲音與姿態，對我只有一個意義，就是：生命！生命！生命！生命！……早餐以後，我斜倚樹身假寐，諦聽泉水的音樂，這裏面有鋼琴，有提琴，有抒情曲，有夜曲，酒一樣的把我弄得醉醉的，甜甜的，好靜又好舒服啊！近午時分，我脫光衣服，躺在仰天池的潔白大石上作日光浴，一朵朵的白雲藍雲似乎從我身上滑過去。午飯以後，我滿山亂跑，從落雁峯跑到玉女峯，從玉女峯又跑到五雲峯或朝陽峯。我不讓腦子裏有一點思想。我只讓四周的山，樹，雲，陽光，泉水，來麻醉我，刺激我。有時偶然在路邊看見一隻美麗甲蟲，我就坐下來和牠耍個半天。有時找到一些斑斕的鵝卵石，我就一枚枚的投到泉水中，聽牠在水面所激起的悠美迴音。有時爲了幫助螞蟻搬糧食，也忙一個下午。有時到危石上集採一些野花，編織花環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才盎然而返。晚飯以後，我就坐在大殿的一個陰暗的角落上，聽僧人唸誦晚經。鐘鼓聲，木魚聲，磬聲，以及濃烈的香烟使我呼吸到宗教的幽靜。直到神思恍惚，身心似入夢境，我才像夢遊人似地回到房裏休息。

話：

就像這樣的無思無慮，我的腦病才迅速痊可。兩個月終了，我的日記上只留下兩句

「許多腦子有毛病的人，為什麼不來請教華山這位偉大醫生呢？」

x x x x x x x

我既對華山依依不捨，發生狂戀，便決定直住到這一年年底再走。我的理由有三種：第一，我要把我的腦病斬草除根，澈底治好，以免將來復發，這只有在華山這樣的安靜環境才行。第二，我的感情太浮，許多事情常沉不住氣，我決心要把自己的性格培養得冷靜點，深沉點，這只有在華山這樣孤獨冷清的環境才行。曾有人說過：『經在口頭，佛在心頭，十年面壁，頑石點頭。』這是指達摩祖師的苦行而言。我雖不能像達摩十年面壁，至少也應該擇一個冷靜環境來體鍊體鍊。第三，生命太短，機會難逢，誰知道將來什麼時候才能再來華山？我何不藉養病的機會，在我的生命史上，與華山結一段較長久的姻緣，以供他日回味，咀嚼，思憶？

我當即把這一決定告訴廟中主持，一個姓袁的老道。這老道倒還好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警告我：冬季山上冷得很，常常有些小野獸凍死，得特別當心才行。我對他說：『身子冷一點沒有什麼，只要心熱一點就行了。』他聽了這話，笑了。這老道年已八十，是五十年前上華山修道的。他來的時候，正當甲午中日戰爭發生，左寶貴在朝鮮平壤死戰犧牲。

現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已發生五年了，他的足跡仍沒有出華山。他已經有四五年沒有看報紙。我上山的第一天，他問過我這樣幾句話：『先生，上山來的先生們常和我談什麼「坑熱」不「坑熱」的大道理，「坑」當然是「熱」的啦？這有什麼道理可談呢？他們的話真比張天師的咒語難懂。也許我耳朵聾了，聽不清楚吧！』我聽了他的話，知道這「坑熱」二字是「抗日」的訛音，我沒有回答，只笑笑。這老道的腦子雖說和我一樣，有點毛病，但身體倒異常健朗。他一頓飯能吃半斤饅頭，從山脚下走到山頂，五十里陡峭山路，不到六七個鐘頭就走到了。

秋漸盡了，冬季來臨，天氣一天比一天冷，袁老道終於和別的老道們陸續下山，到山腳下一個廟裏過冬了。只留下一個年青的道士和一個燒飯的長工看守廟宇。廟里分外顯得冷清起來。我倒並不感覺寂寞，不時看看佛經來消磨時間。這樣，很快的就到了陽歷年底。按照我原來計劃，打算在一九四三年元旦那天下山，算是昨死今生，完全脫離了疾病與死亡的威脅，從今以後，可以脫胎換骨，重新做人了。在除夕的前一天，我感到分別華山之時漸近，說不出的有點難過。這一天雖然冷得要命，我仍到各個山峯上盤桓了許久，好像小孩子要離開他的玩具似地。

這一天回到廟裏，很遲才返房休息。睡了不久，一陣古怪得可怕的巨吼聲忽然把我搖醒了。我披衣起坐，側耳細聽，原來是山風大作，狂嘯如虎。只聽得窗外一陣陣猛惡的怪

叫不斷衝過來，猶如千軍萬馬在作梯隊衝鋒。這聲音越來越大，勢如翻江倒海，怒潮奔騰，似乎要把全部華山吞沒下去。窗板被刮得「轟轟隆隆」直響。整個屋子幌動得很利害。我坐在牀上，好像是坐在怒浪滔天的小船裏，隨時有翻船的可能。聽着風聲，我不禁害怕起來。聽老道說，華山冬季，有一種極狂烈的怪風能把樹連根拔起來，人在風裏走着，就會被吹得跌倒，厲害極了。因此，廟裏的瓦全是鐵瓦，有些柱子也是鐵的，廟基則是極堅固巨大的巖石。當年建築這些廟時，真是費盡心血。春夏之季，好容易把屋架子與樑柱豎好，冬天瓦木匠下山避冬，到得次年上山時，那些屋架子已被吹得無影無蹤，杳如黃鶴了。

窗子越震越響，屋子越搖越利害。聽着窗外大風，想起老道的話，我越想越怕。「看今夜這樣狂風，我住的這個樓房很可能被吹倒。如果這座樓一倒塌，連人帶桌椅床舖全會滾到巖壁下面，從五千仞高峯上直摔下去……。」

聽老道說，一個人如從峯頂上摔下去，至少要到華山一百里外才能尋到屍首！

「假使我就這麼睡在牀上被摔到一百里外……」
太可怕了。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「怎麼辦呢？逃？不逃？還是等死？……」
一個又一個恐怖的疑問幌動在我腦子裏。

正恐怖着，忽然一個天崩地裂似地倒塌聲響起來。

我吃了一驚，以爲宇宙真個倒塌了，索性閉上眼睛，心一沉，等待死亡末日到來。誰知過了一會，這倒塌聲竟又沒有了。我臨時胡猜：這大約是廟外的松樹被吹倒了。不久，這倒塌聲不斷響起來，錘子似地敲打着我的心。我一面怕，一面胡思亂想道：

「完了，完了，今夜我是完了！」

二

我胡思亂想，一夜未能合眼。快到黎明時分，房內特別冷，實在疲倦不過，才昏然入睡。

睡了不知多少時候，一覺醒來，風竟停了。舉眼向窗縫一望，只見外面一片白光。我不禁雀躍而起：『這是雪！雪！雪！下雪了！』

這一個上午，我倚着窗子，看了半天雪。午後，雪住了。我決定到落雁峯頂仰天池去看華山雪景，這是我在落雁峯的最後一個下午了。明天這個時候，我的身子或許已在山半腰或山下。我得好好利用這個下午。

我於是拄着手杖，踏雪上落雁峯頂。一路都有鐵鍊圍在石上。路並不難走。不到半個

鐘頭，我就上了仰天池。

雖然沒有風，但峯頂冷得可怕，一股股寒流錐子似地刺人肌膚，我雖然穿着皮袍皮褲，還是覺得冷。

「這一片雪景太難得了，冷一點算什麼！反正明天我就下山了。」

我一面安慰自己，一面眺望雪景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上，還是在另一個星球上。有誰在華山最高峯上看過雪景麼？啊，太美麗了，太神聖了！太偉大了！那不是凡人所能享受的。只有在神話里生活的人，才能有這樣眼福。那並不是雪景，而是一座座用萬千羚羊角堆砌成的建築，通體透明，潔白芳香。整個華山變成了數不清的北極冰山，變成了銀色的宇宙。在這裏，人只有一種感覺：白色！這白色充滿了你的眼睛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心靈，你的血液。你會覺得你的思想是白色的，你的聲音是白色的，你的情感你的一切都是白色的。在這裏，白色就是上帝，就是最高的主宰，牠把華山每一塊土每一根草全染成白色。除了白色，牠再不容許第二種存在。

我望着望着，自己似乎整個溶化了。我彷彿覺得自己的每一個細胞全變成白色，變成雪。在我身前身後，是白色的酒之海，使我從頭到腳沉醉在裏面！

這樣的沉醉，不知多久，忽然間，一個黑色的形體出現在這白色海裏。這黑色形體慢慢蠕動着，轉移着，正對着我的方向。牠像一根樹，又像一頭野獸，逐漸向我走來，逐漸

在我眼前明顯起來。我突然吃了一驚，從醉夢里醒過來：「啊，這是一個人！」

是的，這是一個人，一點也不錯。這個人已爬完落雁峯的最後一個石級，走近仰天池了。

這個人與其說是一個人，倒不如說是一條野獸更適當點。他年約四十左右，有着野獸一樣的強烈眼睛，野獸一樣的魁梧身子，野獸一樣的沉靜脚步。他頭戴一頂破舊水獺帽子，帽招子直遮住臉頰。一件破舊的鑲水獺領子的大衣裹住了身子，把他裝飾得狗熊一樣的笨重，滑稽。實在，他的帽子與大衣太破舊了，有好幾處都顯出有銅錢樣的大洞，照我們南方人的說法，就是「賣鴨蛋」了，他身上至少賣了六七個「鴨蛋」。但大衣的質料倒不錯，是道地俄國貨，只可惜穿得太久了。

他拄着一條劍閣產的盤龍手杖，終於在仰天池邊站定，離我只有四五尺遠了。

我又對他的臉端詳了一遍。在這張臉上，我看出一種極頹唐厭倦的神氣，眉目間不時還露出一種猜惡，諷刺，傲慢的表情。他好像對一切都不滿意。只有四周美麗得令人瘋狂的雪景，才稍稍能吸引他的注意。

從前我看過一本天才舞女的自傳：那舞女有一次發請柬，請一個著名的瑞典文學家去看她表演；那文學家拒絕了，回覆她一張字條道：『我許久沒有出門了，我討厭人類！』離我只有四五尺遠的這個陌生怪客，令我想起上面那個瑞典文學家。我想：他們大約

都是一個模型鑄造出來的。

我的想法並沒有錯，不久就被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。

本來，遊過華山的人都有了一個經驗，就是：當你一過蒼龍嶺和金鎖關後，遇見任何一個上山人或下山人，你都想同他打一個招呼，說兩句話。這種神祕心理，在兩千年前就被莊子道破了。他說：『夫逃空虛者，聞人足音，蹙然而喜矣。』你所爬的山越高，你的四周越空虛，所見到的陌生人也越覺得可愛。只有當你完全脫離人羣時，你才覺得人羣的重要。

基於上面的神祕心理，不用說，我對身旁邊的陌生人自然感到說不出的親切。不僅是親切，並且我還很好奇。試想想，在這樣的大冷天，而且還是除夕，竟有人會冒雪爬上華山最高峯喝西北風，這個人如果不是瘋子，也是一個怪得不能再怪的怪人。入冬以來，這一個多月裏，我就沒有遇見過一個遊客。我原以為自己夠古怪的了，現在竟還有一個比我更古怪的人，這怎能不叫我發生莫大好奇心？

其實，就我的個性言，我是不大歡喜說話的。我曾經統計過：在這一九四二年最末一個月份裏，我總共說了還不到十五句話，平均每兩天才說一句話。我和那個燒飯的長工，幾乎一直是在演啞劇：點點頭，擺擺手，拱拱腰，踢踢腳，最多哼兩聲，就算是說話了。雖說如此，我現在却極願意和我身邊的陌生漢子說話。

我於是向他打了個招呼：

「先生，是您一個人上山嗎？」

他只點點頭，連哼也沒哼一聲。他在望山下雪景。

「您是昨天上山的吧！」

他再點點頭，仍望雪景。

「那麼，您昨天是憩在北峯，還是中峯？……」

他並不回頭，只哼了一個「中」字。連下面的「峯」字都不想補上去。

他這種帶理不理的冷淡神情，實在叫我起反感。我心裏想：這個人的心大約正和華山上的雪一樣，又冷又白！

在這樣人跡罕見的五千尺的高峯上，他遇見了和他一樣有眼有鼻的人類，竟會這樣冷酷無情，簡直有點不近人情。

我向他狠狠釘了一眼，忽然生起疑心，且有點害怕起來：「他或許不是人，而是鬼吧！他如果不是鬼，是人，絕不應該這樣冷酷的。」

我一面懷着鬼胎，一面孤注一擲，背城一戰，向這陌生漢子的冷酷無情作最後挑戰。

「先生，您今晚不下山了吧？在南峯廟裏憩？」我臉上滿堆着笑容問他。

「不——」了。」他始終沒有回轉頭，一直在看雪景。

感謝他的恩典，這一回多說了兩個字。他似乎並不是在回答我，而是在賞賜我。他的每一個字彷彿比珍珠寶石還珍貴。如果說羅馬時代尼羅皇帝是世界上最傲慢自大的人，這陌生漢子至少比尼羅還傲慢自大十倍。

看着他的傲慢冷酷的背影，我越想越氣，終於提起手杖，頭也不回的離開落雁峯仰天池。我絕不能和這樣一個夜郎自大的人同在一起呼吸空氣。

我走下山峯時，他仍在看雪景，連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這更增加了我的憤怒，使得我加速了足步。我恨不長着翅一口氣飛下山，永遠不再和這個人見面。

三

吃晚飯的時候，當我跨入客堂時，我微微吃了一驚：這陌生漢子正在喝素酒，啃饅頭。廟裏有一種白干，道士美其名曰「素酒」，其實酒性很猛烈。這陌生漢子一杯杯的喝着，好像在喝白開水，一點不在乎。

那個年青道士是個類似白癡的人物，（也許因為道行太深之故），終日除念經外，不說一句話。長工則幾乎是一千五百度的近視眼，耳朵又有點聾。我們三個人平常吃飯時，是無話可說的。這陌生漢子更是鐵鎖泥封的嘴，看情形，就是拿手榴彈炸他，也難得炸出

兩句話來。因此，我一吃完飯，立刻離開飯桌。當我離開時，那陌生漢子還在一杯杯的喝酒。

回到樓上客堂，我不斷來回踱着方步。我想：今天是除夕，家家戶戶都在團圓歡聚，喝酒猜拳行樂，誰想到我竟會在這樣一個冷清的山上消磨過去？並且還遇見這樣一個極古怪的陌生人？

這樣想着，越想越懊惱，越別扭。終於我又好笑起來：反正明天下山了，離開這裏了，又何必嘔這些閒氣？倒不如早一點睡覺，多休息休息，養足精神，明天好趕路。

計議既定，我便特別破例，提早睡覺。我睡了不久，便聽見一陣低沉的脚步聲。我猜想就是那個陌生怪客。他在客堂裏坐了一會，旋即回到我對面的那間房裏。廟裏爲了便利遊人，本預備了很多房間，我的房間和對門的房間是全廟最優雅最寬大的兩個，每個房裏有兩座極大的禪牀，原是爲了集體遊客憩宿的。現在因爲沒有另外的遊人，我和那個陌生漢子便各自佔據了一個大房間，可說是極盡舒適之能事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：稍嫌冷清一點。

倒在牀上，翻來覆去，始終睡不着。我不斷盤算着將來的事。這一次下山以後，我究竟怎樣開始我的新生活？上前線乎？在後方乎？幹文化工作乎？做公務員乎？……越盤算，越興奮。越興奮，越睡不着。夜半時分，好不容易實行自我催眠，正要入睡，一陣輕微

的脚步聲忽然把我驚醒了。這腳步聲輕極了，也神祕極了，分明有人在客堂裏走動。

『這樣深更半夜，有誰會在外面客堂里走動呢？』

我不禁好奇起來，旋即輕輕坐在牀上，從板壁縫中向客堂里張了張。不張望猶可，一張望，我幾乎駭了一跳：一個古怪得幾乎可怕的景象緊緊抓住了我。

白天那個陌生怪客一手擎着白色燭，正從房里走出來。他沒有戴帽子，長長的頭髮亂披在臉上，好像是一條條毒蛇。他的眼睛充滿了血絲，臉色蒼白如死，嘴唇邊染着斑斑殷紅血跡。他在這深更半夜時所顯露的像貌，和我白天所見的像貌，完全不同了。我白天所見的是一種野獸的像貌，現在我所見到的，則是一種鬼魂與死屍的像貌。在世界上，最可怕的面孔是被絞死的人的面孔，他現在正是這樣一張面孔：充滿了歪扭，絕望，慘厲，陰森，悲哀。

他幽靈似地踱到客堂裏，輕輕把蠟燭放在桌上，然後從壁上輕輕取下那架桐木古琴。這琴原是客堂裏的一種裝飾，弦柱子早已壞了，六根弦全鬆弛着，無法彈出聲音。

這怪客取下這具琴，顯然並不是爲了彈奏，而是爲了回憶。他輕輕撫摸着這琴，深深鎖縐眉頭，眯細起眼睛，似乎要把自己整個身心鑽入回憶里。他沉思着沉思着，忽然站起來，輕輕在室內來回走着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輕輕跪在地上，攤開兩臂，手掌向上，仰起臉孔，似在做一種極沉痛極悲壯極啞默的呼籲，對蒼天的呼籲。這時他臉上所表現的苦痛

表情，除了用但丁煉獄裏的鬼魂來比喻以外，我再想不起別的比擬。

我看着看着，不禁渾身直發抖。我好像又變成一個孩子，又恐怖又迷愛的聽一個白鬍子老人在講狐鬼的故事。『我究竟是個活人，還是個死人？』我對自己也懷疑起來。我幾乎懷疑自己也是縊死鬼之類了。

我正懷疑着，客堂裏的怪人已從地上站起來。出於我意料的，他回到房裏戴上皮帽，竟又走出來，輕輕下樓了。

我的疑心越來越重，終於鼓起勇氣，決定來探究這個神祕客人的行蹤。

三分鐘後，我也輕輕爬下牀，穿好衣服，走下樓。

滿院子全是雪，照耀得廟裏極是明亮。我看見那神祕客人在雪上所留的新足跡，便追蹤到後門口，又由後門口追蹤到廟外。

一出廟後門，我就看見那怪客遠遠在前面走，直像一個夢遊病者。山上到處是雪，一切光明如白晝，人的影子長長的拖在雪地上，清晰極了。我爲了避免被發現，便彎下身子前進，和他相隔約莫四五丈遠。

他走着走着，到了落雁峯楊公亭畔，便停住了。在亭子前面，就是落雁峯削壁邊緣，上面石頭上雕刻着「五千仞上」四個字，現在却被雪完全覆蓋住了。

我悄悄躲在一叢灌木林裏，偷偷看這個怪人究竟做些什麼。

這個怪人其實並沒有做什麼，他不過在亭子裏來回徘徊，且不時停下來，向極北方瞭望着。望個一會，他又開始徘徊。徘徊一回，他又開始瞭望。瞭望復徘徊，徘徊復瞭望。最後，他突然站着不動，做了一個極長久的瞭望，一面望，一面不時看手腕上的錶。

我潛伏着，屏住呼吸，一動也不動。終於，我聽見一陣慘不忍聞的聲音：出於我意外，這竟是他的歌唱的聲音。天知道：這那裏是歌唱，這簡直是受傷野獸的悲鳴，是瀕死豺狼的哀吟，是母親抱着被殺死的孩子時的慘叫！自有生以來，我從未聽見過這樣悲慘的歌聲。

華山的雪夜太美了，是令人不能忍受的美麗。但四周却是死樣的靜，像發生了謀殺案似地。在這樣的美麗與死靜中，這歌聲分外顯得淒厲而悽惻，它們像千萬把飛劍似地，直刺到我的心裏，我的淚水雨似地滴落着，不由自己的滴落着。

唱着唱着，他忽然走出亭子，直向那懸崖削壁走去，離懸崖削壁越來越近，眼看着就要滾跌下去了。

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捉住我，我也顧不得他是人是鬼，是野獸是幽靈，突然跳出灌木林，用全身氣力向他衝去。

我一面狂跑，一面狂喊：

「站住！不要動！……」